



壁經辨正草

亨

尚書古文同異考

加賀

太田元貞才佐

著

予七歲奉先君東岩府君余從先兄伯恒受詩書句讀既而好詩古文辭一復以經義為意十八歲遊越前與伊藤良弼者友良弼長予數歲頗知經義每與予辯尚書古今文義攻擊古文予此時篤信古註反疑其言妄然學識未博考訂未詳數為渠所拙屈然猶強辯不已時坐有隱者年六十餘矣叱吾二人曰二子之爭皆非奉極贖者蓋誤確信物徂來復古之說而固寡陋不學矣其攻古文者拾伊仁齊父子之餘

嘵而未得其肯綮矣蓋安國真古文者王璜塗惲所傳馬融鄭玄所註是也不是之察而爭古義金辨猶不辨也吾二人者訖乎不悟其何謂也再拜請教隱者曰予輩妙年精勤不已博學而詳考之則自知之又何以多辨之為吾二人者爽然自失赧然自愧自是之後不復辯爭也年二十東遊江戶交遊諸名士自悟空誣浮文不足以自立身又以啓道人刻苦學經十五年于茲矣於尚書最用心力者自傳疏註釋以至傳記子集其辨古今文者自朱晦庵吳草廬以至近世秀水朱錫鬯蕭山毛大可輩所辨若爭訟研至近世秀水朱錫鬯蕭山毛大可輩所辨若爭訟研

鑽無遺於是始知曩之隱者之言精義入微確當不易蓋其言與崑山徐乾學之說暗合冥符然而乾學之言引而未發使人難通隱者之言簡當精妙煥若白日豈不亦偉乎七古文一經孔安國獻之武帝之世虽不建學官安國私傳其書於都尉朝傀寬司馬遷師資相承至王璜惲皆是在民間者也其在中秘者成帝好之劉向劉歆校之平帝時遂建學官王璜惲皆貴顯既而薨光武中興虽不復建學官扶風杜林始傳之衛宏徐巡皆學之賈徽親學惲惲而傳其子達八以古文大興其家遭遇肅宗好古文遂至

寵榮建初中。彭遜高才生學者古文尚書古文尚書之學遂顯于世。其學之者不勝僂指。馬鄭注解以至王肅与左傳毛序同其晦顯是安國真本而兩漢傳授始未如此別無質僞錯雜其間焉。僞秦誓僞百兩漢人既報其僞唯古文不建學官以安逸書十六篇虽學習不為用是故馬鄭所注亦止三十四篇。今文二十九篇批三十篇十四同金与今七同其篇數其实安國真古文一本也是故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馬融晋世秘府所傳無有傳者。隋志於是西晋之末忽有今之古文尚書者出焉。是何人所傳何人所受且安國古文之學而

漢名儒相傳以至于三國豈馬鄭所注之外別有古文尚書者乎。儻有之則實託僞造不待多辨而明矣。隋唐以後其書遂列國學天下學者咸奉為孔氏真本無奈馬鄭古文之學存世何於是唐初儒臣作隋書於其經籍志以賈馬鄭三家之學為杜林察書僞古文然賈逵受父徽學徽受陸愬學真安國古文正統而其受杜林學危史殊無其文。文致儒林傳書學後序與此妄說真告密羅織經也。豈不謬乎。其作尚書正義以賈馬鄭三家之學為張霸二十四篇之僞古文然霸僞造百篇見點其書其作逸書十六篇二十四篇班史殊無

其事豈不谬乎其作經典釋文以賈馬鄭三家之學為伏生今文之學三家皆學古文史有明文而以其所注篇數內伏書跡為伏生今文豈不谬乎既欲奉雅賈書其勢不破正經則其說不行是故巫安國古文馬鄭所注加此三寬而三書同出於唐初儒臣而三寔其說是足以見其說之窮且偽矣唐初儒臣陋劣如此遂使雅賈書公仁而安國真本馬鄭所注墮滅不存唐初儒臣之罪豈堪擢髮而數乎或曰子之言辨則辨矣豈不近似非聖乎余應之曰余乍雅賈經糴真耳豈非聖人乎或又曰今之古文尚書自天子以至

庶人服習之而皆黎然有裨于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責之於區々傳授真偽之間不亦過乎余又忘之曰余昔過信山於巖窟之間得徐福百篇之書竹牒秦隸多不可辨十中有堯告舜之言曰為君則仁為臣則敬為父則慈為子則孝朋友則信豈不奇乎其人粲然笑曰是偽也余曰然雖然其丘言自天子以至庶人服習之則豈不裨治理乎今之古文尚書亦何以殊于此乎欲辨其真偽當斥其偽者至其言之當否自應別論夫今之古文尚書其三十餘篇安國古文伏生今文同唯有字句不同耳其增多二

十五篇網羅尤國孟荀等所引渺有遺漏是先秦古尚書也其他補綴之處亦多取秦漢古書其義理精妙無差周孔之奧旨非復秦漢以後所可及蓋今古好書也蕭明台理者雖唐帝所選帝臣軌及貞觀政要大學行卷之類猶在平服習焉况此書其三十四篇伏孔之書而其二十五回亦半則古尚書文乎伏書歐陽大小夏等之學迄於西晉孔書馬鄭之學以李唐其逸書十六篇在晉時既無傳者况後世乎然則在今日震夏商周之遺文二帝三王之為治其可見者唯有此書存耳是豈不尊奉乎唯辨其真偽

則二十五篇出於晋人之手手在所明辨指斥焉倘論其取捨則勿論三十四篇其增多二十五篇亦当服習辨明焉如是而後是謂之不苟好直道君子儒矣嗚呼隱者存沒不可得知良猶則既逝矣又孰從決此論之是非乎乃辨斥增多之書出於晋人之手作壁書辨正傳者後學以為掌症之津梁矣後有明者乃当知越山隱者卓哉復成成都補正之平可得比矣寬政戊午六月加賀太田元貞公幹甫書

疑百篇小序

侯信小序者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作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簮時上歎於竟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穎乃謂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為書之總目者非孔子非作今玩其詔意非聖人

其孰能與於此哉

朱子文集五十一

鄭樵曰書序出於史官之私題正如序之上序出於當時太史所題詩書之序同出一处不與本篇相聯故逸書之名可得而見者若名冠其篇首則

凶矣

馬廷鸞曰書序自為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按禹謨則曰貞陶失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為一篇而相牴之舜如此蓋史氏旧文也今史記序傳亦自為一篇鄒李爻曰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秦誓

一篇並不存孔壁所增諸經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

樊良樞曰書序在五十八篇之外云出壁中由是篇以續經文乃得其義兼辨其偽蓋序述二帝之德顯而微序夏商直以箇序周口口口疑非聖人不能作也

朱子曰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本集卷十一答董錄叔重書

又曰至於諸序之文或頗于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令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旧而不亂乎諸儒之說本集六十五篇雜著尚書註

本集八十二書臨障所刊四庫後文同

又曰今案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漢書藝文志以為孔子纂書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浩酒卮梓材之屬則与絃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之篇則伊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甚明

然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且援安國此序復合為一以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同上

又曰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浩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間東坡說洛君等言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自以康叔為弟而自称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材毛胡明仲皆等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以臣下告君之詞而示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全用其体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浩全非今孔氏書也虽其詞厖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

書之体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

漢書遷嘗從孔安
國受書

大抵古書多此体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謂為孔

子之筆恐無是理也

別集第三孫季和書

又曰康詰小序以為成王封康叔之書今考其同智康叔為弟而自称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計乃是武王時名而序者失之

本集第五十七答李堯卿書

又曰書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截得文字体制章度耳

本集五十四答孫季和書

又曰小序决非孔門之旧伏生時無此文且其文甚弱亦不是先漢文字只似後漢末人

揆疑小序者始於朱子矣

葉適曰以書序為孔子作其說本出班固因司馬遷々因孔安國安國無先世的傳止據前後浮称兼左氏楚靈王言倚相事爾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語今本闕焉

金履祥曰前漢書言張霸采左傳書序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序亭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取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僞

書句况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時不免其為齊魯者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也。

陳櫟曰：漢劉歆曰：孔子作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篡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全賴依文立義，而載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互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尚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皇氏之傳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智書序，所以作者之意，与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

見

按是子朱子之言同。今之大全附載書序辨說，不言作者姓名。或曰蔡沈平作，或曰陳櫟平作。未知孰是。其書則擬朱子詩序辨說者也。

孫寶向曰：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曾也。曰：余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墟，其言衛也。曰：余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晋也。曰：余以康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矣。康誥唐堯周書之三篇，而孔子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

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顧炎武日知錄引之作益都孫寶伯仲愚智且曰其解余以伯禽為書名伯禽之余尤為初當今錄其說

鄭樵六經奧論張霸偽書立之學官以之射策斐說左氏述子魚之言有康若又有康若今獨無康若此偽書之亂真逸書之間見者

朱彝尊曰說書序者不一智作自孔子者劉歆班

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廣程顥董銖諸儒是也智

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寔也智荀魯
唐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籥智
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旧由是也九峰蔡氏作書
傳從而公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于全書之
後故陸德明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
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
不察遂習伏生今文無序々々孔氏傳並出不知
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括以作夏殷周本紀而
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叔文又郑氏注周
官引書序文忘保傳故許謙曰郑氏不見古文而

見百篇之序及馬鄭傳注本際書古人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_ト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篇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曝書亭集書論

文曰按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郎有之此史公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若孔壁古文尚書漢魏西晉諸儒均未之見而馬融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而百篇之序次第与孔不同見於毛笺許禪亦云鄭氏不見古經考下同

文而見百篇之序及馬鄭傳注本際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_ト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今以馬氏書小序傳附記於後經考下同

昔在帝堯傳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啓子有扈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作甘誓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鄴縣西軍旅曰誓會同曰诰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云須止也伊尹相湯傳云俗儒以湯為證或為號々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故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系禹名文采王

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益乎亦不在溢法矣疑烏 太戊毫有祥云大甲子 伊陟贊巫咸云巫男巫也名咸斂之巫也 祖乙圮千耿云斂也 作盤庚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待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殷始分周傳云召周者為周所咎 奔告于受傳云受賚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殷始錯天余傳云鎬產也 辟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善冶 以釋文補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

羅獻繁丘作豪首臺也

作成王政傳卒政作征云正將遷其君于蒲姑傳本蒲作薄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余傳本俾作韓肅作息云北夷也 作顧余傳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余台公畢公率耆侯輔相之

康王既尸天子傳本此句上有成王崩三字 平王錫晉文公秬鬯圭瓚傳本無平字錫作賜 東郊不閼傳本閼作闢

又云又按朱子疑詩小序而并疑書小序疑孔安國所傳之古文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篇之序实自漢有之竊知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

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又云按伯禽唐若王伯厚云皆策余篇名大傳之序有檜誥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孟子庄云逸書有舜典之序歷志古文月采篇俱不入百篇之目是則書名尚多其篇目遇逸者云

毛奇齡曰至千百篇之序則朱子經義考證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知凡書必有序目題于方冊其曰百篇者以孔書所序有百篇也但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楊雄曰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則百篇之名与百篇之序自古有之

又曰惟百篇之序則其序見在此真之夫子壁中書耳古文完同下同

又曰書大序真偽于古文全不關涉惟小序則古文中本有之書此不可不辨者但大序亦非非偽作并非魏晉間人所得為按漢志上錄唐虞下訖秦諸侯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玄注科斗名為元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注則非魏晉所作可知也至于小序則漢志明云孔子

刪書百篇而為之序即賈馬鄭三人亦皆云小序
孔子平作今虽不定為孔子弟子與子書同出孔壁則
真正曰本非復後人可偽為者况經矣考云周官
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既達書名則自當有序達作
者之意此固古文百篇一弁冕也今鑿言非先漢
文字文体甚弱只是後漢末人平為此必曾見馬
鄭二人有書序注而二人皆東漢末人故以為言
而不知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侯周
三危中卒遷已是先後人且其文亦不甚弱伏生時
虽無此然遷曾問詁安國家則恰從孔門得之村

父穿青眼女處夕失眼故告智吳棫蔡沈吳澄郝敬
輩專以文体平儉詞旨單薄定時代先後此真旨
人騁馬之論大不足道祇史記亦尋常各何以都
不一觀多此饒舌為可嘆耳今史記本紀有丘子
之歌胤征陽征女鳩汝方典寶陽若沃丁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帰禾嘉禾召若洛若多士多方周官
賄息慎之金諸篇皆襲用書序無更改者舊善藏
文体者一再讀之

貞按書序不知何人作蓋古傳書者之所作矣猶傳
毛學者之作毛詩之古序也如毛詩續序後漢劉宏作司馬遷

作史記夏殷周本紀及魯周公世家多引用之則其出於漢武以前者明矣而朱晦庵特疑其出於後漢末人蓋失詳考朱毛辨之極當矣唯朱氏以周官外史書名充之毛氏亦依之予敢不為然向者外史書名鄭康成解云書名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是朱元平原也雖然大行人亦有九歲則諭書名之事堯典禹貢天下學校之所通教豈須達其名哉是故康成於外史注又引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此元蓋得其解矣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備

百名書之於方鄭又解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名之為文字固有確證且天下同書名是一統平皇是故中庸云非天子不考文今天下書同文是之智也始皇本紀示云車同軌書同文字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諭書名蓋猶舜典同律度量衡王制同律禮樂制度衣服也康成以此為堯典禹貢且戾矣况錫鬯以此為今之書序乎是大不可信也

又按詩三百夫子雅言有之書百篇夫子不言其得失与否不可得知也毛氏引墨翟昔周公旦朝賡書百篇貴矣虽然今書有出周公後者則周公

百篇非今之百篇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蔽之論語又曰诵詩三百不能專對子路又曰诵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記墨翟亦曰诵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公孟雖然今之詩有三百零十一篇則烏知取智書之百篇亦不有奇零乎漢儒平賛百二十篇其言全荒唐未可盡非也况古書所引逸書之名亦多乎焚則今之書序百篇之目亦未可輕信也孫氏平賛逸書之名亦多不典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真切當之論也

又按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其作史備載書序則書序或是古文學之所傳伏書有序与否不可得知馬融鄭玄傳安國古文者故二家共有書序注正義諸儒不見古文梅曠論中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瞽代木注丘子之歌云遵亂於洛汭注胤德云胤德臣名毛奇齡論之云予謂不止不見古文并不見各序若見各序則胤德序明云判和酒禹胤往德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意必密書祇有篇名而無序其云注各序者冒昧之語也但胤德序史記有之豈鄭並不見史記耶予亦

曾疑鄭之言考諸史記斐駟集解引鄭玄曰胤臣名駟先穎達百有餘歲其所引如此真可信也穎達所見或是誤本或穎達誤記耶書序明云胤往祀之康成集卷豈隔往一字以胤祀為人名乎是决無之理也穎達諸儒不見論中言前漢張霸作偽書補足後漢鄭玄闕本言至晉世王肅注書陋劣如此何足信據大可近代称博洽者然不知考史註忽依穎達誤說疑鄭玄不見書序是何等紕謬書序安國氏傳馬遷所錄馬融鄭玄則共傳安國古文者何為不見召序乎是妄二家皆有書序

注今見之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明白如此而依穎達一誤字竊以不見遂以馬鄭為際書之學言際各祇有篇名而無序是向等紕謬蓋大可之意不亟馬鄭真古文則梅曠偽古文不足取信于世是故於馬鄭之學吹毛索瘢往々如此而反不自知其露已之大創也

又按程子以書序為孔子之作而朱子疑出於後漢末人程子以詩大序為孔子之作而朱子定為後漢衛敬仲之作蓋一同道學而所見如此其殊其論動靜論性余亦徃々不同義理無窮學識無藝

前人所失後人得之遺弓拾弓邑密行得萬古悠悠事豈一定今之儒者不疑朱子所見殊於程子而疑吾黨所說殊於朱子見一語相異輒稱為異學焉知朱子者非程子之異學乎是智之不知能免其類矣

逸書篇名

伯禽之余 唐若

左傳祝佗告萇弘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旅余以伯禽

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皞余以康若而封於殷虛分康叔以大路密須之鼓余以康若而封於夏虛定四年

杜預曰康若周書唐若誥余篇名

劉炫曰伯禽猶下余康若是伯禽為余書似書序穆王余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為篇今此同也

孔穎達曰傳云余以伯禽於体例余以康若余以唐若則伯禽亦以策余篇今杜云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則伯禽非是若其言篇名若是恐誓當

云余以魯誥既為國君不得與君牙伯同類也
此祀極非

王忘麟曰余以伯禽唐若皆策余篇名

大成

殷本紀巫咸_台王家作有成作咸艾作大戊
毛奇齡曰按史記殷本紀有大戊一篇朱彞尊曰按
史記作咸乂下有作大戊三字是太戊亦篇名蓋
四篇咸人四篇人中之一矣

揜誥

王應麟曰伏生尚書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未揜

誥之類

月采

律晉志曰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顏師古曰月采元月之光采其吉則亾
朱子曰月采疑月令之誤

豊刑

律晉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
余豊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余作策余

豊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鄭玄曰今其逸篇有冊余霍侯之事不同于此序相忘非也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
阮籍曰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崔駰酒箴曰豐侯沈湎荷鑿負金自戮于世圖形
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迭乃象其形為
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

孔穎達曰此僞作者傳聞旧語得其年月不得以
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向所道

也畢余正義

蔡傳旁通曰愚按妄作者但記聞畢余篇首數句有
自宗周至于豐之文智康王在豐余畢公故其書曰
豐余豐刑非畢余篇外別有豐刑篇也

總德

墨子曰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
防凶心天知之咎不慎厥德天余焉葆非余下篇

武觀

又曰於武觀曰啓乃滛溢東與野干飲食將々鎔覓
磬以力健獨于酒渝食于野萬翼之章聞於天天用

弗式 非樂上篇

禽艾

又曰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明鬼下篇

按暨年又作距年墨子尚賢中篇云此聖王之道

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補而貞古下

暨年
合於先王之書
暨年之言然歸
大聖武知人以善
朝而貞古下篇

嗣文

又曰吉日下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

朱彝尊云按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下文云安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則此乃周書也篇

名不祀止一古字當有嗣文

按墨子非命篇云太誓之言也於公叢曰云下接以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堯以非之又天志篇大明之道之曰云云而非命篇復引其文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下接以此言紂之執有余也武王以太誓非之然則去堯也大明也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故不錄于此

○疑僞孔安國大序

朱子曰今案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或後人記然無所據未敢必也以其序本未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細考焉

朱子曰嘗疑今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作只手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藏其說以俟知者文集七十一雜著記當書三卷

又曰至於諸序之文或頗与經不合小序而安國之

序文絕不類西京文字。大序示皆可疑。

文集六十卷
雜著尚書同

上八十二書臨障平刊四經後

又曰書序決孔門之舊非小序安國序示決非西漢文章大序向來誥人人多不鮮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藏得文字体制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傳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發示不可謂無助孔氏書序与孔叢子文中子大畧相似所書孔穀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实而通鑑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文集五十

四答孫季和書

又云孔叢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向人為之也孔叢子敍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穀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說中偽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說之傳生中穀此已辨之參定衡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為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实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文集六十六孝經刊誤後按孔叢子以舜典大贊偽孔傳解為孔子宰我問答又以六宗偽孔傳解亦為孔子宰我問答又有

孔憲与安國書論古文事又有孔大夫与孔傳子
李彥爲孔傳事朱文公以智安國書傳与孔叢子
一手爲書言相表裏慧眼如炬文之憲何處伏藏辨
安國書傳者當先知孔叢連叢之偽乎故以文公
辨孔叢之語附記于此

又云安國序非西漢文章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
格致極輕是魏晉間人作

又云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猶枝大葉今書
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文字

按疑大序者亦始于朱子矣

葉適曰安國書序言典墳至夏商周誥羌奧雅蠭
代以為大訓旋復言討論墳曲其文繁削浮則是孔
子矣大訓示去取也豈有是哉

王柏曰古文尚書序可疑者三一曰三墳言大道
五典常道夫大与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
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二曰孔
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夏商廟鬲盤匜之
類斧鎛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
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書
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

驗偏旁而更為隸古說於是追其辭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爲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文而成書卒欲尊古文而不知宋陋古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九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平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尽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難認而不可解者

惟盤庚三篇与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示有之古文之序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示從而難認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難認而非伏生之序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是之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難認也若論其实伏生之耄口授之序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難認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難認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尽有之又有以累古文也

金履祥曰朱子曰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履

祥疑東漢之人為之不惟文体可見而所習聞金石絲竹之音端為後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時識繹盛行其言孔子曰居事多慄怪如闕里草自除張伯藏壁一之類若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為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如論語序魏人所作示言壞宅事即不言金石之異矣

虞淳熙曰堂內金絲終傍神性壁中蝴蝶遠沿矣皇同文務实之時似不宜有全文錄後梅曠古文朱彝尊曰按孔安國書序昭明文選錄之世皆駕信惟朱子智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曾

荀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攷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安遷蓋与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在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敍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尔而偽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襄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

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告耶曰荀悅嘆危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篇君孝徑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蟲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嘆書文選銀本流傳脫去家字尔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偽不待攻而自破矣經矣考下同

王鳴盛尚書後辨云宋本選列歆移書示有家字朱彞尊曰或云史記雖云祀於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寔天漢三年也故

荀悅嘆危亦云司馬遷援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漢書或作天漢今於李廣附載陵事於大宛傳載李廣利事又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悅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忘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於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称安國受書於伏生今文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早卒家語後序称安國年六十卒於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升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後

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忘和二年巫蠱事發
安國年七十有七矣尚得智之早卒乎當依漢危
增家字為是

又曰又按古文之存於今者惟岣嵝禹碑奇古難
識餘如壇山石岐陽獮碣皆与大小篆不甚相遠
寫意孔子雅言者書當時通習授受未必用蝌蚪
之文何獨孔壁所藏書与論語孝經悉蝌蚪文字
安國書序作偽者藉此欺人曾有王氏疑之當

又曰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遯
舜易窮分之無可分也攢易道以點八烹述職方

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
今者惟岣嵝禹碑奇古難識其壇山石岐陽獮碣
以及夏殷周鼎鐘軒轅敦白盤匜之屬並不作蝌
蚪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
以欺惑後世烏尔又言以所聞伏生之口致論文
考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
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也按以上三篇原于
魯有王氏三可疑且如司馬氏向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
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与伏生所授
無異舜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真古僅增多

二十九篇而已

偽

文也

班固

漢志

劉歆移太常博

士書荀悅漢危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祐為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承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黃帝以来至太

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安国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蛊事發乃在和二年距安国之沒當已久矣漢危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国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錢本流

傳脫去家字甫若班氏云遭巫蛊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国有巫蛊事座籍道直方出自安國口中不示刺繆甚矣自高貴十弟子登之文選後之弟子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曝書亭集尚書古文辨金履祥曰朱子疑安國大序非西漢文字履祥疑王柏曰序欲眩耀孔壁之奇造為科斗書既曰科斗呂后無能知者則安國烏知之

毛奇齡曰漢景十三王傳初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

子曰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藝文志共王往入其它園鼓琴瑟鐘磬之音則此在西漢本有之若科斗之書鄭玄曾注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以形言之為科斗若指体即周之古文也見此矣而正義又云鄭知此者正謂周時秦世所有在漢代猶當知之則是科斗金久廢他人或不知豈有安國儒家亦不知者書序為昭明取選宋人不識文選每遇選中文必疑為齊梁人偽作如疑李陵書于夏序類以為安國此篇必非漢文而不知漢人之注之者早已如此虽欲曲為吹求之其可得乎古文究下同或曰序云承詔作傳傳畢會国有巫蛊事不復以聞此則偽也向也以安國未嘗遭巫蛊事也按漢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蛊起而史記一書則終之大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黃帝以來至大初而訖是也乃史記世家已云安國子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在太初年已無安國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间越天漢太始二年而復巫蛊起而智安國遭巫蛊事信乎此非偽乎

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私言漢志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劉
歆移太常博士天漢之後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
之難未及施行隋書安國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
蠱事起不得奏上其云遭巫蠱事諸皆然此非
安國一人可妄延也若史記則何嘗終太初年耶
母論太初以後天漢太始其後李陵作史記方興
未已凡列傳年表其記天漢太始事歷々可指即
征和巫蠱事亦在々有之酈商傳子侯終根立為

太常坐汰国除郎巫蠱事也衛將軍驃騎傳後將
軍公孫賀坐子敬声午陽石公主奸為巫蠱族滅
無後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族將軍韓悅掘盡
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趙破奴坐巫蠱族匈奴
傳貳師閭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非巫
蠱事乎

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吳中陳仁錫刻史記凡
列傳遇巫蠱事皆註曰褚先生所謂若年表至太
初以後則直刪之而未之間耶
此則焚書矣夫欲攻古文而間闢孔序已辱波及而

乃闡孔亭不已竟致改史記以實已說則凡書但危
矣宋鄭樵曰秦人焚經而存漢人解經而經亡予
向最惡此語智是將必焚經而不解經然後可今儀
然焚之矣夫褚先生非漫然增史記也褚為元成間
人其平增補者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無其書
如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褚傳偶可據附則增
之然並無增續一二句者且褚列傳中其及巫蛊事
皆連翻之文前後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綴當中也又
况班氏漢書往往依史記原文因而抄之而馬貞顏
師古孟康徐廣諸儒即又注之史漢各例並無班氏

抄褚文諸儒注褚儒者今前引皆班氏所抄褚傳
所註之明文也又况史記全多征和事全無巫蛊
字而其事实在巫蛊之後如公孫敖以因杅將軍擊
匈奴至余吾水上在天漢四年則其距太初改元已
八年矣又迄名五六歲而後發覺則正在征和二年
之後趙破奴与太子安國入漢徐廣明註云以太初
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迄歸時已涉太始四年之後
則全無巫蛊事亦征和年矣又况將相名臣年表刪
去征和而建元以來年表則仍有龍鬚侯襲封事係
征和三年而刪者不識居然幸免則全刪改亦又向

益_益字貴精細不貴鹵莽惟精細故捨得梅曠上書一若不得輕信惟不鹵莽則僉明得史記終太初一語是史公所自序者而示求其不必然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來至干麟止自黃帝始乎夫麟止者元狩之號也武帝千元朔之末因獲白麟故改號元狩其距太初改元越十有八年是時其父談尚未死也史公千元鼎之末始代父職越立年而當太初之元始作史記故其自序有兩時一是元狩謂西狩獲麟夫子受端門之余遂作春秋今將作史記以附于獲麟之末故曰終麟止此一時也一是太初謂是年

改元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改建明堂諸神受記之日安太史令作曆始于是年而其作史記亦始干是年瑞應之符以此為徵故曰終太初此又一時也而宋則史記之作在天漢後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始喟然云々而班氏作司馬遷傳復改七年為十年以為史記多承十作七如律書七十為十才七分為十分是以七年計之當天漢三年以十年計之則当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後而總以陵降為之歟故荀悅漢紀又云天漢三年李陵降匈奴司馬遷據春秋諸書以作史記接其後事迄

千天漢其紀陵降之年者以陵降而後作紀其曰接其後事者謂接上古以來之事而終于是年則凡訖于太初訖于麟止訖于千天漢皆指黃帝以來之後事而言非謂史紀自此終也夫謂史紀為訖于太初者自序也謂史記為終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謂太初之後又七年而遭患難而始發憤作史紀者亦自序也使執一說以相難則即自序一篇已各有門戶水火之爭何況漢紀自此著書多焚改矣惟其不然史紀不必終太初安國金早卒不必不死于征和之後續續賈史而俱無憾蓋後來豐尚書者自朱吳以後歷經續史而俱無憾蓋後來豐尚書者自朱吳以後歷

元迄明皆信口恥之惟此為續各人取言而一斧不勝即思易他文以寘己說則又無強暴無所不為矣故此一節金石攻各序而寘刻干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學者當慎思之

負按宋以後疑太序者其說有七焉曰文休朱子曰刪書葉適毛朱及予說曰大道常道王柏曰耕斗柏曰增多王柏曰金石絲竹之音金履祥曰遭巫蛊之事朱彝尊其言皆有理然亦有不必辨者今具錄其說并附予之疑

前漢之文節目疏闇如子長史紀是也至於後漢其

纖文密如孟堅漢書是也其疏濶也足以見其文之古矣其纖密也足以見其体之不古矣今大序之文細密微妙示孟堅之平不及是豈西京之文哉苟知文辭者足見其偽矣蓋魏晉人依傍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及班固藝文志等偽為作之耳晦翁之疑可覆慧眼如炬也虽然文体之說古云則古今云則今初無定準不足以服奉古文者矣是故文体之說極得大序之肯綮而又極於破大序不為用者也

或曰大道常道是老莊家言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又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又曰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是与舜典玄德一同手段玄德示聖丘取無而老莊家言老子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又云故以智治国之贼不以智治国之福知此而者示瞽式常知瞽式是智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莊子曰其含緇々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天地淮南子曰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遼訓蓋魏晉六朝儒者主尚老莊虛無之學如大道常道及玄德其平生尤習見是故其作偽大序及偽舜典以此爲舜而不自覺其出老莊也此言有理雖然戴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云々是智大同今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云々是智小康。鄭康成曰：大道
智丘帝時也。禮運左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
不失國也，宜哉。袁六年大學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驕泰以失之。大戴袁公問五義孔子曰：大道者，所以變化而成萬物者也。是皆經書大道者也。今以大
荀子哀公作大道者也。是皆經書大道者也。道常道似老子而疑之，恐不足以服奉古文者矣。
或又曰：是則偽大序之所以為偽也。夫子大道之行
与三代之英對言，則大道謂丘帝時也。明矣。康成所
解，寔得經意。平智大道，天下為公。三代小康，天下為家。猶

蓋寬饑。孔易傳言丘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
子孫，官以傳聖賢也。何孟春曰：今易傳無此語。然大或曰：易闡文也不詳。名亦然大
序以大道屬三皇，是何妄乎？蓋序者之意，以太古無
為之化為大道，而屬三皇以後，世禮樂之治為常道
而屬丘帝。金非是全老莊之說乎？然亦一代之緒言也。
此言有理。虽然，假使此序真示嘆人之作，嘆人之解
墳典，多是牽強，則烏知使安國寔作此序，亦不為此
等之說乎？是大序之誤，而不足以為大序作偽之證
矣。又何苛責？

科斗之字可疑。孔穀與安國書有隸推科斗之語，然

是出孔叢子魏晉間偽書朱子有此說詳見于前不足以爲證

矣孔安國孝經傳序有竹牒科斗之語然是出王劭

劉炫隋代偽書

隋經籍志唐司馬貞皆有此說別錄

亦不足以爲證

矣唯正義引鄭玄云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

今取謂科斗名者以形言之爲科斗若指体即周之古文是似康成之言故大可引之若使之康成之言則科斗之說漢代既有之又向疑之有虽然今就正考之似康成之言則止周時象形文字其下今取智科斗名者似是顏達之言恐是亦不足爲證矣大可以此言爲康成之言則未爲大非唯以此言爲康

成注大序曰漢人之注之者早已如此噫是何言也大可以謂康成不啻不見古文又并不见古序古注古序且猶不見何况大序乎曰見大序猶且屬無稽何况曰注之乎大可阿諛取好真堪呵笑虽然以古文爲蝌蚪之書或是漢世取傳而作偽者依之于则不欲以此爲作偽之徵耳

按古文科斗之說家語後序孔衍上書及三國志注衛恒四体書勢序皆有之恐古來相傳之語不可抹殺也

金石絲竹之声班固藝文志魯恭王傳皆有之金履

祥以此疑之以為後漢之人僞作是未見漢書者也
且今之古文及大序下傳出於晉人其經文且非兩
漢古文則大序亦何後漢人之作僞乎履祥之學寡
陋如此疑古人之書宜哉為毛大可所辨斥也且金
石絲竹之音固非神性顏達輩誤忍班志懼乃止之
語遂為神性非矣予曾得宋林駒明吳廷翰說其言
極辨今附于此

林駒德頌古今原流至論云條師道昔者孔子以布
衣正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
不遠數千里而從金飢寒流落願於先而不去寧

從陳蔡之厄而不忍棄絃歌之義寧憂康人之圍
而不敢叛聖門之教寧有嘵兵之圍魯共王之難
而誇各金石之声不敢忘也噫此其有補於世教
豈浅哉

吳廷翰續記云書序謂魯共王壞孔子宅為宮室升
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或以為神異是不然
蓋孔子以禮樂為教其子孫習之是以金遭壞宅之
变而不廢其常如漢王欲屠魯聞弦涌声而止乃有
感於聖人之化而然共王之聞絲竹豈可聞以神異
哉

二家之辨可謂卓見按儒林傳云及高皇帝殊項籍
于兵圍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礼樂弦歌之音不絕
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礼樂之国哉林所渭漢兵之圍
吳平智漢王屠魯蓋智此也其事極于共王事相類
二家取以為證極當矣要之金石絲竹之音是大序
中最明證者而以此疑之則不啻不足服奉大序
者却添薪其妄焰可智不学無衍之尤也

或曰藝文志云伏生獨壁藏之求得二十九篇儒林
傳云伏生壁藏之獨得二十九篇劉歆傳云伏生尚
書初出于屋壁司馬遷劉歆班固之言明亮如此而

大序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隋志據之而云伏生口
傳二十八篇陸德明亦據之云伏生失其本經口補
二十九篇傳授是何言也蓋偽作大序者見衛宏定
古文尚書序有其女傳言敷錯之語不及詳考史漢
忽作口授之說殊不知伏生經文得之壁藏又何口
授之有其取智傳言者智傳其說非授其經也且假
使其初無各伏生既授張生歐陽生是授者受者皆
口以誦習不記一本乎是理之取無訛之則智誤錯
何以口誦况屋壁所藏明了如此乎若使衛宏之言
為授經而非傳說乎是宏之妄也作偽大序者誤而

取之隋志釋文不知考史漢而一意從大序何等庸劣何等愚惑乎於是乎斷徵大序之偽云此言亦大有理唯不知宏之言智稅書乎將智誦經乎不可得詳也若是誦經則大序不為無據也予則不欲以此為大序作偽之徵矣

按毛大可曰此難易者非伏孔兩家妄為之也乃欲備難易以見真偽遂謂此難告者或是伏生女子口授失之將智此盤庚大诰諸篇是伏生女子口授時改文換句有脫落差誤故難告耶此孩孺之言也伏生有壁中原本竹冊儼然且又先教之

齊魯之間又教張生又教歐陽生然後老而齧龜錯非無本之言可以徇口得失也老翁少女縱或多誤豈有古文畧出參訂考讐不更正者

又按毛大可曰伏生何必記耶夫此二十九篇者非竟妄其名而心記之口誦之也據史記儒林傳明云伏壁取藏各僅求得二十九篇而其餘亡失伏生即以之二十九篇教授于齊魯之間則此二十九篇有壁本矣既有壁本則依本教授何必強記况伏生無口授事在史漢傳志並無此說惟安國大序有云伏生年九十四口以傳授然後有口授

二子而後其衛宏定呂古文序則又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姦錯而杳人語于頴川各殊錯耳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又增伏女傳言一事于是作隋書者亦載口授二字于經籍志中則是口授二字出自孔序朱氏既疑孔呂是偽呂孔序是經籍志中則是口授二字出自孔序朱子既疑孔呂是偽呂孔序是偽序而口授二字偏信偽呂偽序之既言而以此相難則竊賊言以告賊有不掩口而胡盧者乎又况所渭口授所渭傳言者非口念其書而傳補之也謂說呂

也古凡授呂必說書如倪寬初見武帝說書之謂也故伏生之孫以尚書歲乃不能明定而罷謂不能說也故衛宏記傳言事則明云脊語于頴川殊異伏女所說錯祇得以其意略為屬讀蓋說書有數端必解其篇義釋其字語指其章句屬讀而是時錯以言詭不明祇得記屬讀而不記其他則是采智口授所渭傳言在漢人已明了言之而世無學人惟知以記難妄易動成口实陋之陋矣且呂更有說于此夫伏女授者今文也今文者以所授之呂字言也如曰口授則烏知其口中之字乃科

斗為篆隸而可指之為今文也乎向忘昧乃爾

此二條大可辨朱晦翁難易之說者也口授果非授經而為說經乎則大序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斷屬偽妄大可固奉大序者然而欲破朱字口授之說不覓極辨至此而大序之言還毀壞矣可笑之甚此破大序明證故附記于此唯其信非云如曰口授可為今文乎是大誤矣伏生所傳唯是尚書後古文尚書出於是乎稱伏生所傳為今文對古文之称也非伏生自称今文也口授之言本屬偽妄虽然使信口授者言伏生當時口授本經

門人筆錄為編是漢時通行文字後安國古文出因称其所傳為今文伏生當日所口授非有今古之區別也大可其將何辭以對是故今文二字則後人所称而不足以登伏生當日壁藏口授之異也大可向其訛昧也要之壁藏二字史廣有明文則大序失其本經口以傳授之言斷屬偽妄耳大可既信壁藏而又欲以大序口授為实於是乎為說書之說校之然衛宏之言則或為說書猶是可矣大序之言則曰濟南伏生年九十餘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是豈說書之智乎大可之

之言可智陋之陋矣

或又曰藝文志云古文尚書得多十六篇劉歆傳云書十六篇孔安國孔安國獻之荀悅嘵祀古文尚書多十六篇馬融曰逸十六篇史嘵儒林傳皆云逸書得十餘篇是古文增多明了是十六篇也而爲大序云增多二十五回篇是何數也豈非偽乎朱注此見于前此說誤矣藝文志明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鄭玄敍贊亦云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立十七伏生二十九篇折為三十三篇又為三十四篇其十六篇非折為二十四篇其十六篇非折為二

十四篇又為二十五篇烏得五十八篇乎是安於馬鄭真古文尚書折伏書為三十四篇增益二十四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微湯誥咸有一德典宝伊刑肆余原余武成旅獒問余是總合為五十八篇其增益二十四篇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為十六此段一從正義所載鄭本之說其是與虞書十六五十七吻合符同於梅賾爲古文尚書折伏書為三十四篇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忘仲虺之浩陽誥伊訛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余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幾子之余蔡仲之余

周官君陳卑余君牙固余是總合為五十九篇

徐書序

其增多二十丘篇以三篇共序者各為一篇則十九篇咸有一德以其無序附太甲後是十八篇

桓譚言

合十八篇中太禹虞子伏書臯陶虞同序故去之泰誓則伏書亦有偽泰誓故又去之分明是十六篇也

是示子漢書十六丘十七蓋凶契合無論梅偽鄭真其卷數則二家古文皆子漢史合尚不通此矣固執十六卷而疑二十一丘篇乎何不固執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而疑十六篇乎是故不通此矣則藝文一志之中已有水炭白黑門戶之爭焉不可得而混同也班

史豈為如此愚謬乎予故以智學必誓古然後可為真偽今古之辨不然則不為此謬者幾希矣

或又云馬班而史及劉歆等論古文極纖悉而無一語及安國傳大序云承詔作傳是非偽乎此說亦误世所傳古文孝經古文論語古文尚書皆有安國傳而晉諸班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既曰孔氏是安國有傳論語則曰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尚書則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篇丘十七共無安國作傳事然何晏論語集解多載安國傳論語有傳則焉知不傳尚書乎唯其孝經傳已於眾古而今之

所存出於隋劉炫偽作

隋經籍志

唐會要自此說其

其尚書傳漢代既滅是故馬融有逸十六篇殊無師

說別錄

說之言而今之所傳出於晉梅賾贊造耳言安國無傳則不俟矣予曾作之說門生藤元長在旁曰先生

何回護偽序之甚也五十餘篇竝為之傳臨淮傳米可謂妙矣二語出於偽書孔叢不足為徵前後漢人實無言及安國傳安國無尚書傳本自明白若夫古論向晏集解亦明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是安國作論殆傳者古書自有明徵予尚書傳不同此

言亦大有理然予又不敢以此為大序作偽之證矣按以為以上諸說辨則辨矣雖然不足為大序作偽確證矣特朱金風以為安國之壽不及元和卒盡之亂在安國之後偽作大序者據見劉歆移書不深致考驗抄入其文中是以误耳自此說出大序偽造之跡昭然呈露不可復隱憲德覆也真如老獄吏斷無情獄片言蔽之其學之精細其功之雄偉千歲之下尸祝之可其它疵瑕如前齊辨所謂厭之破綻罅漏百出者也亦何足論乎唯此金風之言实是大序作偽之確證也

毛大可不服朱悅往復論辨

朱所謂或曰者指毛奇齡毛所謂或曰者指朱

葬尊如前所錄唯毛氏辨褚少孫補史紀云夫褚先生非漫然增史紀也褚為元成間人其所增補者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無其書如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偶可據附則增之然並無增續一二句者此說似未曾賡史紀者今錄褚少孫世家末所增續一二句者一二以證他傳記紀和以後事皆為少孫補綴矣

曹相國世家子宗代侯

紀和二年中坐太子死國

除

太子死是巫蛊之亂也

楚元王世家王絕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

武帝三王龜策日者之外少孫無增續一二句者則是亦馬遷直筆乎地節是宣帝年號上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太史作史紀果宣帝時乎

齊悼惠王世家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武帝三王龜策日者之外少孫無增續一二句者則是亦馬遷直筆乎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年矣太史作史紀又果成帝年號

後建四年上至天漢四年時乎既作於武帝之世又作於宣帝之世又作成帝之世乎史公之多壽乎將再誕乎宣三誕乎成乎辨而至此不覺絕倒朱行地澄史記辨大序之偽托正義公論無可間然西向氏欲排其說強辨奪理遂不自知其說粗妄如此也噫

毛大可又曰夫欲攻古文而間闡孔序已屬波及而闡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記以实己說則凡書俱危矣予又以為大可欲奉尚偽古文以為真而遂回護偽太序以為真已屬強橫而護偽序不已竟致誤認褚

少孫補史記以為真虽然如前所錄地節建始非少孫補續而何少孫並無增續一二句者之說至是而室就足考之則史記及元和以後者多是少孫增續又何疑之有其史記成于三時之說雖辨徇益虽然足論史記者又何閔大序乎毛大可又曰史記不必終大初安國虽早卒不必不死于元和之後讀經賈史而俱無憾史記不終大初延及元和以後多是褚氏補續不特乎辨之明儒亦知之亦何深論如安国生卒大亭真偽所判不可不考究也今取竹垞太史之言敷演之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称安國受書於伏

生是不特家語附錄僞序示云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偽書孔安國孝經傳序曰昔呂后使伏生論古文尚書祖伏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今以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為從伏生受書之年矣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是當在元鼎間而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驩曰早卒恐安國之壽不至六十然則其卒又恐當在元鼎前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武和二年巫蛊事發安國年七十七矣已五六十年之說

不相應何況於馬史早卒之語乎馬史親學安國漢史有明文早卒之語豈誤記乎今大序云既畢會國有巫蛊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是豈非偽乎倘非僞造則安國之鬼為之乎至是僞託之迹發露而盡豈不示千古媿快乎或曰然則藝文志云安國獻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學官儒林傳云遭巫蛊未立於學官何謂也曰是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立于學官之故以有巫蛊之亂經籍道息也非謂安國獻之時方巫蛊之事也而僞作者不察直抄為安國之語古文尚書祖鬼語而何或又曰劉歆移書云天漢之後孔安國獻

之遭巫蛊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此不足信耶曰苟悅
漢紀云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蛊事未列于學
官乃知安國已逃其家獻之漢書之本或誤脫家字
今文選亦同漢書而僞作者不察直抄烏安國之語非鬼語
而何要之史記曰訖千元狩曰訖千太初曰訖千天
漢此三時補續而下及千祀和是实出於太史之手
而非褚氏之增續亦自史記之事耳如安國之壽則
不得逮忘和巫蛊之後也豈不示辨明昭哲乎

或曰家語附錄安國受書於伏生事僞也然則大序
安國聞伏生示僞也欲以安國遭巫蛊事為真則安

國早卒不能上及伏生聞伏生之書屬僞欲以安國
聞伏生書為真則安國早卒不能下及巫蛊遭巫蛊
之事屬僞進退齟齬其僞不可掩蔽使此僞序敗露
及此者史公早卒二字是豈不珍重乎

○府刑書

毛大可曰惟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迄于
秦凡百篇而為之序隋志示云孔子刪書別為之
序各陳作者所由而大序曰先君孔子忖論墳典
歎自唐虞下迄于周舉其弘綱撮其機要足以垂
世立教典莫訓誥誓余之文凡百篇則直以刪書

序書盡屬孔子然而非誣者以周書後起下逮秦
誓斷非夫子以前書也

朱彞尊曰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
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
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
之言也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智
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
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論書名然則
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論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

芟夷剪截黜除之也謂芟夷剪截黜除之者孔安國
之序之文之偽也

書名之疑予前具錄

刑書之說竹垞排之當矣竹垞又有刪詩之論
經義考詩部 暝書亭集序論

其意大概与之表裏師掌詩史典書与禮樂合称四
術自王朝至侯國國子之所諷誦士大夫之先講習
夫子雖聖魯國之一大夫耳豈有去取刪增于其間
乎哉詩書可刪改則禮樂亦可增損也是大殊乎夫
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義矣夫子而有之乎刑書

刪詩之說漢之陋儒為之矣西以為刪書非誣下
逮秦誓斷非夫子以前書也誤哉果然則詩書皆非古之
下至陳靈斷非夫子以前詩乎然則詩書皆非古之
詩書夫子臆刪私定之詩書也夫子之恭且好古豈
有此事乎若夫大序刪書之說又有大可疑者既曰
三墳大道五典常道至于夏商周之書雅誥奧義其
歸一揆晉代寶之以為大訓顧命曰赤刀大訓在西序
此言是也何圖先王所寶而下文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歎自
唐虞以下又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大道常道何故
為孔子所刪雅誥奧義何故有煩亂浮辭煩亂浮辭

何故不為歷代聖人所刪奉為大訓乎是大序中之
最純謬者可惡之甚葉氏辨之極是矣

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
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
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

辨

夏之書終以嗣帝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
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官
無以異也且夫平准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

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
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
于周官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魚望
秦母乃類于讖緯之說乎

邵康節以為書錄秦誓夫子豫預知秦之代周矣
是直以經為識宋儒常惡流于讖緯而不知宋人
有以經為識者矣

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孺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
曰允之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歛則悔之之深匪徒

以違蹇叔為憾也意其封殼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
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金末由得其
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曝書亭集

書論

章俊鄉山堂群書考索云書辭自唐虞夫子生春秋之未干戈相尋無復禮遜敘書始於此者正欲示天下以禮遜也及群弟子述論語終於堯曰荀卿作荀子而終於堯固皆夫子之遺意春秋始隱示此意乎

今文尚書并尚書大傳

今文

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涩非作文者故欲如此乃當時詩禮自爾也

林之奇曰学者必欲知書之本末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曉者如湯誓陽誥均成陽時誥令如說余高宗形日均高宗時誥言如蔡仲之命殷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余然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

文易曉不煩訓誥可通者如太禹謨胤征丘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余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余君牙問余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奇人也奇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奇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秦之也何休注曰奇人語皆是知奇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

穀量錯奇人語多与顏川異量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泊之矣尚書集解自序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由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見其与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

金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吳徵曰書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混錯以意屬讀者

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嘗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

又曰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真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莫或辨別閼亦甚哉

崔銑曰孔子刪書為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伏書二十八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誥尾少便利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氣若斷續而悠遠條暢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真

足為萬世國史之宗矣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舜典臯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乃強今之非也

朱彝尊云按吳文正詩云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故所述纂言有今文而無古文蓋古文出於東晉宋元諸儒疑之者多而今文則未有疑焉者至程正叔疑金縢之文不可信而枯蒼王康熙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則并今文而疑之矣甚矣甚矣貌經者之紛綸也

王康金縢非古書辨予別錄于書說考異中

大傳

晉書五行志漢文帝時處生創紀大傳

鄒道元曰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

洞冥記李克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後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為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克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遍但食穀損人精慧有遺失

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爾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朱彞尊云按郭子橫洞冥記謂伏生受書於秦博士李克然不見於他書未敢深信又按宋咸平三年贈勝乘氏伯

陸德明曰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又曰西伯戡黎尚書大傳作者

葉夢得曰尚書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歿後向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灾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

遠

晁公武曰勝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
焉音声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
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
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後劉向
校書得而上之目錄凡四十一篇以上前卷所載鄭康成序中語

東成鉉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

陳振孫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
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王棟曰尚書大傳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

公死生謫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未尽偃大木
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
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知大傳與經牴
牾多矣

王應麟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
虞書

又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辛辨下上使民
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
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

又曰大傳以西伯戡黎為錢者固余為雲余費誓為

尹謐呂刑為甫刑

舊本草

朱彞尊曰按大傳引經文異者大誥民獻有十夫獻儀作康誥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德上俊字無逸作母逸又引盤庚云若德明哉引酒誥云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其文

又曰又按白虎通德論引尚書文云咨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又云不施于一人又云必立賞罰以定厥功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其文皆逸未審是百篇書中語抑大傳文也

今文二十九篇

(或云其一篇偽秦誓或云其一篇小序)

孔穎達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咸者安國之後兄也与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秦誓矣後得偽秦誓三誓篇諸儒多疑之

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博士使讀說之數日皆起傳以教人

劉歆移大常博士書云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王充論衡云泰誓以墍地所得

論衡同內女子發老屋得之說前卷今文條既已

具錄

馬融書序云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舜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鵬至丘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悅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陽有光焉御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立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襄二十九年左傳正義引此文作馬融尚書傳序云不知孰是

鄭玄書論云民間得泰誓

趙岐孟子注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字故不与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玄宣
帝本始元年同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
篇

王肅曰泰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穎達曰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
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
侯遂滅殷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
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
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
帝時已得之矣

又云李顥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
計安國者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為此
言

經典釋文李顥注十卷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
郡太守隋唐二志亦有之

又云累王兼而有之言本有而泰誓古文泰誓伐
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凡事列錄
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
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尽觀時事也且觀兵
示弱卽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以泰誓

為篇名也

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尚書正義三書之言具錄前卷今文條

毛奇齡曰按伏生二十九篇至武帝時外間疑秦誓為僞遂去此篇于是有謂秦誓非伏書者自西漢末至東漢諸儒皆造言出處而俱不得合

毛奇齡論秦誓後得云按此無據之言祇因漢世今文盛行必欲曲護其去此秦誓之故而終無實據及東漢儒者造為向內女子壞老屋得孝經易說卦傳及秦誓三篇而又不檢點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聚一

覆以待人之得之者况秦誓在武帝時早已盛行董仲舒對策已有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諸貉而史遷作周本紀直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声魄皆偽秦誓文豈有武帝朝人用之文而在宣帝泰和年始出之者此夢中語也且此止一篇無三篇也惟二十九篇去一篇故二十八宿若去三篇則二十六宿矣何粗疎巧爾

又曰陸德明釋文秦誓本非伏書司馬遷以武帝之

世見泰誓之出而得行因入于伏生所傳之內

按今繹文

陸德明之說毛蓋襲朱誤尔此文蓋以孔穎達之言誤矣

孔氏正義說示同此尤荒唐矣以伏生本無之書豈可妄為撰入而不畏世譏者且伏書係孝文掌故錄入官府之書又武帝時特立五經博士以肄業之閑弟子貢勸以官祿卽一句一字皆不敢議而謂太史令可妄撰一篇此皆無文人所言陸德明陋劣其為此言無足怪不謂孔氏襲陋示復引之入正義內真可笑也且此本伏書原不必為回護者伏生自作大傳乃直用其語如云八百諸侯俱至孟律有白魚入王

冉云云是明了伏書何必曲諱馬融辨此篇有曰今文泰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若王肅云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以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當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雖謂停之言然其稱之為今文則猶一轍耳

按大可所引王肅之言即正義所引宋王之言果王不知是何人然非魏王肅者明辨皆矣而大可以為王肅者蓋有故也大可據孔穎達言王肅始似竊見孔傳及陸德明言或王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劉知幾言王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乃誇

張為幼曰魏王肅習古文尚書又曰在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晉危甯註古文舜典一卷又曰孔壁之學如周防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王肅古文尚書註十一卷危甯註舜典一卷皆湮沒不可復考又曰隋經籍志王肅註古文尚書十一卷蓋欲以王肅為梅賾古文学者以遠其傳矣是故此誣因耳按經籍志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注是肅學与馬鄭同隋志殊無王肅註古文尚書之文且陸氏釋文明云王肅示注今文馬鄭而鮮大与古文相類由是觀之

王肅所註分明是馬鄭之學而原毛所誤則朱氏經義考云王氏肅古文尚書注隋志十一卷大可嘗見此文不及考隋志仍襲其誤可謂陋矣唯朱氏一時誤記耳又何深咎而毛氏因其誤以為誇張之具豈不大可惡乎其以宋王為王肅示其侮張之餘說也

朱彝尊云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袁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曰太誓近得非

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示總為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而或又以武成為今文尤謬武成之繫日律以古誥顧余書法不同在古文尚書中最為可疑者今文豈有是乎

又曰又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乞于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乎故疑二十九篇其一是序也

又曰又按伏生授書在孝文帝時晁錯所受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所傳領之學官掌之博士本無太誓惟因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曰周公曰復哉——₅爲太誓文偶合因而傳會以武帝初即有太誓一篇不知董生所引祇称書曰不言太誓曰安見非逸書之文而必屬太誓之辭乎且復哉——特讚嘆之語非誓辭也况劉向別錄明言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于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故趙岐注孟子云今之太誓得以充學合之王充馬融鄭康成房宏王

肅諸家之說虽有不同而要為後得之書非伏生之本經矣林之奇示云晁錯後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太誓以太誓一篇足二十九篇之數者矣也又曰又按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漢人並不以太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陸德明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予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則今文太誓原置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

偽大誓遺文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曰舜馬融書序注漢書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北蓋受余之符也周公曰復哉

春秋繁露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

曰茂哉

史記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東觀兵至于盟肆為文王木主載以車地名也中軍武王自發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者也荀卿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舉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夕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令之重者軍國之重者

每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馬融曰王所居屋也

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吉殷之

兵象周之衆也○索隱云北已下至火復王屋為

鳥皆見周書及文泰誓及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也○索隱云按武今文泰誓流為鵠今玄曰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

事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律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代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秦誓觀兵時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鼎罵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

曰殷有童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肆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天地人也逆離過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李親者皆言之也

乃剗弃其先祖之廟乃為搖声用变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大之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泰誓伐紂時事

又曰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

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尔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肆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左太公作此太誓存世家

嘆書谷永傳云書曰廼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顏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姐已言紂用姐已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又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按四方以下投誓之辭

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声用
變亂正声以說婦人下文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

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者疾或入河海

顏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

又敍傳班伯論紂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

又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曰太誓曰正誓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律鄭玄注云不 大也律法也按立句以下三句見後漢

班固傳注引鄭注矣

顏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

又平當傳書云正誓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又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云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余

說苑曰泰誓曰附下而困上者死附上而困下者刑亡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所以勸善而黜惡也臣術篇

洪邁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云々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李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困上者死附上困

下者刑，子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懲惡也。其語子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何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与序相應，又不与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故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容存續筆。

貞按：伏生今文經二十九卷，班馬二史固有明文焉。藝文志而配斗七宿之說見王充論衡二十篇，配二十
八宿之說見孔穎二十篇。其說既已齟齬，其

實二十八篇而加偽泰誓為二十九篇者，隋經籍志孔氏正義之說也。原王充論其實二十九篇而加偽泰誓為三十篇者，陸氏釋文之說也。其說又已齟齬。若夫偽泰誓晚出之說，則在於西京，則劉向、劉歆在於東京，則王充、馬融、趙岐、鄭玄、房宏至魏、王肅。其言虽有小異，然其大梗則同，似極可信者矣。然而近時毛大可以董仲舒對、兼史遷本紀所引及大傳之言，辨其言之無據矣。固不為無所見也。虽然，晚出後得之說，出於兩漢名儒之言，而大可一時抹殺之，可謂過於武斷也。

朱彝尊則以對策本紀所引疑非泰誓之言矣是亦不為無所見也蓋白魚火鳥世傳為偽泰誓之文而考之本紀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事自絕于天數詭遠隔在于白魚火鳥之下故彝尊以為它逸名之文虽然世家云總爾衆庶占爾每誓後至者斬武王占太公作此太誓而本紀占爾每誓後至者斬由是觀之白魚火鳥之為泰誓之言又何疑之有且仲舒馬遷曰時而馬遷以為泰誓則仲舒引書示泰誓也又猶正誓古立功立事之語匡衡

張譚引為泰誓曰而平當口口引為書曰也豈以此為它逸書之文乎彝尊之言可謂失乎考證也

蓋偽泰誓示有三篇白魚火鳥則其上篇而今殷王紂用婦人之言蓋其中下篇矣是故史遷所錄分明是兩條而孔穎達示曰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總爾衆庶占爾每誓及中下二篇示伐紂時事今殷白魚火鳥是也占爾每誓用其婦人之言自明々如此而毛大可曰此止一篇無三篇也是何言也如逸名十六篇折則為二十五篇五十八篇合則為四十六卷泰誓三篇一序分則為三合則為一如曰二十九篇其一泰誓則合而

數之也如曰三十四篇去泰誓猶有三十則分而
數之也在今文康若酒誥梓材在古文太甲說命泰
誓皆合為一今則為三偽泰誓之曰一曰三亦此例
也而大可不知大可之言可謂失乎考證也乃用其
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以下在偽泰誓亦与白魚火鳥
自殊其篇其言頗典雅与牧誓相類是故朱彝尊曰
史記於泰誓載其辭殷王紂以下是則泰誓之真古
文也經義考
古文尚書條又曰今殷王紂以下史公從孔安
國尚故而得之者此真古文也經義考是唯見周本
紀於白魚火鳥則不智泰誓於今殷王紂則智武王

乃作太誓而誤為此言耳殊不知今殷王紂以下偽
泰誓中下之篇伐紂時事而白魚火鳥則偽泰誓上
篇觀兵時事奇世家明云武王与太公作此太誓是
馬史共為泰誓則是其為偽泰誓也明矣且馬融曰
逸十六篇殊無師說是孔壁真增多十六篇自安國
以來唯傳其經文無有注之者故馬鄭亦不註也所
止伏書所存而今殷王紂下於殷墟三正馬融有註
是其為偽泰誓也明矣或曰三正見於甘誓烏知史
生所引不取馬融甘誓之注乎是蓋不然甘誓三正
馬融注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与此注不同則是

非甘誓之注也就此二者考之殷王紂以下示其為
泰誓不待多辨彝尊之言可謂失乎考證矣父母弟
鄭玄有注然此二句牧誓亦有之啓後人疑矣今不論及之
爲泰誓是逸周召遺文自戰國有之是故不特伏生引之在漢興時婁敬亦引之是自古有之雖然非古尚書蓋後世傳記之類耳尚各泰誓是經逸書泰誓是傳記猶後世正史子傳
記也是故伏生所傳無之至武帝時或得之民間獻之古泰誓如今梅本者既不可得也觀似猶喜奉爲尚書遂立學官是安董仲舒司馬遷示引之宣帝時或又得之民間是重得也不然是傳聞之異耳伏生或又得之民間是重得也不然是傳聞之異耳伏生

太史公不能前知成帝時書以為杜林偽書則中
興後不得追檢武帝時書然則是何書也是則司
馬遷從安國尚故而所得之書真安國古文是真
壁中古經藝文志所云得多十六篇漢紀所謂多
十六篇劉歆所言書十六篇儒林傳曰逸書得十
餘篇及馬融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一則是
也是雖非全篇乎崑山片玉桂林一枝是豈不珍
重寶藏乎然而孔穎達錄鄭書篇目有陽誥而無
陽征是何義也蓋馬遷所錄受之安國而衛賈馬
鄭則安國之嫡派正統是豈有異同乎穎達所錄

不可信也若夫金履祥云蓋非陽征之舊也是有
何所見為此言也馬遷所錄則安國所傳壁中壁
中所藏則夫子所傳夫子所傳非陽征之舊則陽
征之舊者是有人所傳可謂妄也宋元儒氏醉程
朱理毒其所譏窮則性余空談而不知稽古窮經
之義其所言大槩皆然又何足深責

序曰湯既黜夏僉復歸于亳作湯誥

殷本紀又云既黜夏僉還毫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
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
大罰殛女母子怨曰古禹臯陶夕勞于外其有功于

太史公不能前知成帝時書以為杜林偽書則中
興後不得追豫武帝時書然則是何書也是則司
馬遷從安國尚故而所得之書真安國古文是真
璧中古經藝文志所云得多十六篇漢紀所謂多
十六篇劉歆所言書十六篇儒林傳曰逸書得十
餘篇及馬融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一則是
也是雖非全篇乎崑山片玉桂林一枝是豈不珍
重寶藏乎然而孔穎達錄鄭書篇目有陽誥而無
陽征是何義也蓋馬遷所錄受之安國而衛賈馬
鄭則安國之嫡派正統是豈有異同乎穎達所錄

不可信也若夫金履祥云蓋非陽征之舊也是有
何所見為此言也馬遷所錄則安國所得璧中璧
中所藏則夫子所傳夫子所傳非陽征之舊則陽
征之舊者是何人所傳可謂妄也宋元儒氏醉程
朱理毒其所講窮則性余空談而不知稽古窮經
之義其所言大概皆然又何足深責

序曰湯既點夏僉復歸于亳作陽誥

殷本紀又云既紂夏僉還毫作陽誥維三月王自至
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母不有功於民勸力廼事予乃
大罰殛女母子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

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胥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台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止徐廣曰上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無我怨以令諸侯

朱子曰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詞彌亂不若今書之懿然示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岱書序也漢書遷嘗從孔安受書別集第三答李和答朱彝尊曰史記於湯誥載其辭是則湯誥之真古文也

又曰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得之者此真古文也按此百二十六字以為伏生今文則伏書無湯誥以為梅賾古文則梅本与此不同是真孔壁古文也逸書十六篇其一則是而馬鄭所傳示是顏達鄭書目錄亦有湯誥蓋指此篇是豈不尊奉乎唯恨馬史所錄幾止此而不及見其全篇也

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過其王父母弟乃斷其先祖之樂乃為箇蓋用变乱正声怡說

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

朱彝尊曰史記於泰誓載其辭是則泰誓之真古文也

又曰史公從孔安國尚故而得之者此真古文也按是偽泰誓之文朱竹垞之言蓋誤矣然其言奧雅与白魚火鳥大有逐庭偽泰誓條子已有辨律歷志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伐紂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死魄々月質也

師古曰霸古魄字同

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元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約

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舞剗殺也

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召康國祀馘于周廟

師古曰示今文尚書也祀馘獻於廟而告祀也馘耳

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

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見其与古文不同
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向所考也

孔穎達曰律歷志引武成篇云與此經不同彼
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
以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已謂彼偽武
成也

按伏生今文無武成小顏之言極非矣朱丹陽辨
之極是矣此八十二字既非伏生今文又非梅賾
古文是此真孔壁古文与馬史所載陽德陽誥同
穎達奉梅賾古文是故於此篇稱為偽武成是何

等愚謬是何等庸劣漢世通古文者莫劉歆若也
在內窺中秘古文是安國所獻在外知膠東庸生
之遺學是安國所傳是故曰其古文舊書皆有徵
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內即中秘安國所獻外
則民間庸生遺學其通知古文如此其明而律歷
志所載是劉歆三統曆譜前後所引召誥顧余莘
皆是孔安國真古文非梅本古文而中間忽引偽書是
決無之理是決無之事穎達為此言其不學之陋
真可可笑予故以此為安國真古文矣且也孔之
言曰漢世謂之逸書鄭玄曰武成逸書所謂逸書

者何是安國真古文也史漢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藝文志得六十多十六篇劉歆曰各十六篇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曰逸曰逸書是安國所得孔壁古文是示明證也予故以此為安國真古文矣且鄭玄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蓋安國真古文其三十四篇伏書同其逸十六篇分為二十四篇總合五十八而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是闕一篇故鄭玄敍贊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所文矣

謂一篇者何武成是也劉歆作三統晉其篇儼存故引其文建武中興亾此一篇是故班固藝文志云五十七篇是示明證也予故以此為安國真古文矣

或曰是張霸偽書也是亦不學人之所言漢儒林傳云成帝時霸以為百兩歲以中書校之非是迺黜其書成帝時領校中書者何人劉向是也劉向父子校霸偽書知其偽點之其文意淺陋贗託傳云成帝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而預丘經秘書之者何人劉歆是也劉歆傳云向平中受詔子父向父子校霸偽書知其偽點之其文意淺陋贗託

之迹既已洞見而熟知之而其作三統曆却引證之天地之間又豈有此理哉可笑之尤者

又按武成今文所無小顏豈不知之乎然而庄云今文尚書之辯是何事也是蓋有以今文之學魏晉既亡所存馬鄭所傳安國真古文耳既而梅賾偽古文出焉唐初儒臣以其明白易誦奉真古文於是乎馬鄭真古文有三窪之說焉長孫無忌作隋志則云杜林密書古文孔穎達作尚書心矣則曰張霸偽書古文而陸德明經典叔文特云伏生今文之學是三窪也蓋馬鄭之書逸十六篇存而

不注所注篇數与今文同是故陸德明稱為今文而小顏亦仍之雖然知逸書十六為馬鄭之學而劉歆所引在逸十六之中故注云今文尚書之辯也是大謬也然就謬中足以洞見馬鄭之學傳逸書十六而逸書十六則孔壁真古文而漢古文初無異同矣

律歷志又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臣冬至越茀祀先王

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

按是示孔壁真古文也

朱子曰今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偽泰誓律曆志所引伊訓畢余字畫有古文畧同者疑即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是張霸文集六十偽書前條辨之伊訓畢余五雜著生無此篇朱子之疎謬真可呵笑其言漢書引泰誓今考之漢書引易大傳郊祀而非引泰誓也此

言示謬矣

又按予曾疑安國真古文鄭玄增益二十四篇無湯征而馬史有之後詳之壁書百篇錄其全者為二十四篇其餘非盡摩滅而無文字蓋斷簡殘策可讀者示復不甚馬史親學安國故湯征數十字蓋得諸斷殘之餘者也而漢之時間有引逸書之語者見示或出於孔壁断简中者能知此矣則增益篇中無湯征而馬史有之何疑之有

175
128
4

